

寻找特色化生存之路

——访中国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学军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起步晚，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随后逐渐蓬勃发展。三十年间，拍卖市场从江湖“捡漏”到吸引资本注入；拍卖资源由国内发掘，发展到从海外回流；中国顶级文物艺术品价格逐步与西方文物艺术品价格接近；拍卖行业也随之不断调整和完善；民众对于自身历史文化的认同感更加坚定……七月下旬，各大拍行“2022春拍”已陆续开启，作为中国拍卖行业的开拓者和企业的经营者，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学军见证了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的启动和发展历程。回望来时路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立足当下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思考，面向未来又有怎样的拓展和布局？为此，笔者对甘学军进行了专访。

拍卖机构的特色化生存

崔漫：您是老资格的“拍卖人”了，华辰拍卖现在发展得很特色，您给介绍一下。

甘学军：我是最早做中国艺术品的拍卖人之一，中国的拍卖人应该是本土文化艺术价值的确认者、宣讲人和传播者。正因为有这样的理念和实践，华辰拍卖在国内市场上规模虽然不算大，但一直是大家认可的骨干型拍卖机构。现在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华辰影像吧，十年前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太单一，那时候卖油画的没几个人，书画、瓷器的资源也有限，这个影像不值钱但是影响很广。比如说中国近代的历史风云变幻，这样的历史都是通过图像来认知的，而且很多早期的中国影像都是外国人拍摄的。这一定是个大事情，你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才会有人关注你，事实上就带动了才会有人关注你，事实上就没有想象空间了，一个没有想象空间的市场资本怎么进入？一个没有梦的市场怎么会有资金进入？怎么会有人来参与？但影像拍卖给市场带来了很大的想象空间。目前华辰影像是最大的中国影像艺术品交易平台了。市场需要增加新的品类，要走差异化的道路，发掘有特色的新路径，需要有先吃螃蟹的人，需要有一些开拓者。

崔漫：对于类似华辰拍卖这样的中小机构，该选择怎样的路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甘学军：一是要走专业化的道路，走特色化、个性化的道路，这是我一直提倡的。开始从业到现在已经过去30年了，我依然认为做专业化和特色化是中小机构的生存方式。二是要控制开支，不要被一些现有的观念给绑架着走，中小机构主要还是先要生存下去。前几年我们华辰拍卖的办公地点从CBD换到了城郊，降低了成本，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但是不这样，我们怎么去

渡过疫情寒冬。我希望这可以给其他中小机构做一个参考。

十几年前有一篇采访我的文章题目叫《回到拍卖》，就是提醒大家根据自己能力来做事，回到拍卖最初的状态。比如我们中小机构，可能规模就是每季200件，我们可以更花心思选择这些作品，做好每一件的招商，但是如果扩张到2000件，就不是这个概念了。所以作为中小机构，需要认清自己的能力，了解自己的长项，走专业化、个性化的道路。

另外就是要认识到市场的变化性，这种变化包括市场参与者构成、价值取向的变化、审美情趣的变化等等。这些变化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中小机构更要顺应趋势，早做好准备。

中国拍卖的三十年专业化之路

崔漫：中国拍卖业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发展的。但在此之前我国的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没有模板，与国际同行的差距有200多年。您是中国拍卖业三十年的亲历者，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思考？

甘学军：我从1993年开始参与创建嘉德拍卖，后来又曾与中央美术学院合作开画廊，也到荣宝斋主持过拍卖，直到2001年创建华辰拍卖公司至今，一个最切身的体验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得到提升，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国际格局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当初艺术品拍卖的主要招商对象就是港台人士，他们的爱好和趣味取向决定了大陆拍卖的内容和定价。记得那时候齐白石的梅花，特别是没有设色的水墨梅花是最不好卖的，因为香港人说这是“倒霉”，而直到2003年后，这种局面才开始转变。那时候我曾经说过，中国艺术品在市场上价位的真正提升，要看中国人对自身传统文化和当代艺术认知能力的提高。

崔漫：您刚才提到“要走专业化的道路”，那么面对艺术投资金融的参与，您是不是仍把专业判断和学术视角放在首位？

甘学军：这是当然的。无论是金融运作还是投资周转，专业判断是一



对话甘学军

个很重要的前提。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专业判断换作一种共识。因为金融需要有一个群众效应。没有群众效应，金融无法发挥它的作用。可是艺术创作是一个个性化的东西，有时候价值判断也是相对个性化的，我们把这种价值的判断能够通过一个市场的运作转化为一定程度的共识，或者是一个阶段或者是一定人群的共识，这个就是市场和金融需要的东西。因此，我认为我们专业的能力应该表现在这上面，具体说有两个层次：一是要用学术视角，要有对艺术价值的判断能力；二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将这种判断得到有效认可的能力，这个能力更为重要。怎么能使你的观点得到认可、得到推进、得到认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领。

现在在市场太过于依赖价格演变。价格演变太快，脱离本体太远，然后风险就来了，价格落不了地，我们存在的问题在这儿。拍卖行业从业理念和运营方式都需要重新思考，艺术的人文性和金融的普惠性要结合起来，所以价格也要与学术推进结合起来才能够形成合力，这样的价格才是有附着的。

华辰成立时，我们提出六个字：规范化、专业化。这是核心。其实这不只是华辰拍卖的特点，所有拍卖行归根结底是做平台、做中介的，这是本质要求，没有这两条就无法立足，无法生存。

面向未来需要把握的变革之势崔漫：最近NFT、元宇宙等“新概念”频出，我关注到华辰2022年上半年举办了多期线上“NFT数字加密艺术专场”拍卖，在“万物皆可NFT”的当下，数字艺术品似乎是NFT落地最快的应用场景之一了，您是怎么看待虚拟物品的资产化的？您认为带有金融属性的NFT数字藏品前景如何？

甘学军：NFT的价值认知与传统的艺术品的判断标准是一样的。在传统的艺术品收藏领域需要认识一个艺术品的艺术价值，NFT也是一样。它真正的价值需要我们从头开始学习和表述，探索新的价值体现路径。

可以说NFT是在高科技发展的背景下，人类进入虚拟经济的价值维度，所做的全新认知和重新编排。由于艺术品的非标准性，让它成为NFT试验很



拍卖现场

重要的标的，也成为NFT市场的宠儿。就像你说，它是NFT落地最快的应用场景之一。同时，NFT拍卖也成为很多艺术品最佳的推荐方式。这对传统艺术品领域来说，是一种重新认识艺术品价值的方式。

关于前景，我认为NFT的本土化很重要。现在之所以很多人对NFT一头雾水，其实是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将其进行本土化的表达，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本土化的价值认知方式和体系。就目前来说，我们也开始尝试建立NFT拍卖平台，当然，这还需要在实践中学习和摸索。

崔漫：目前，“新世代”藏家已经崛起，在拍卖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他们的消费行为、消费趣味以及关注点更加多元化，正在引领一个“新消费趋向”，不知您是否已经感受到这样的“新气息”？对于这些未来拍卖场上中坚力量的新藏家是否有专门针对性的设计和布局？

甘学军：当下线上拍卖成了新的大势，同时我看到吸引了一批新的消费者，他们消费艺术品意愿强，大多数是跨界收藏，对潮流的嗅觉敏锐、反应快，就是你说的“新世代”藏家。现在华辰就是用线上拍卖的思路来做线下拍卖，不搞大体量，而是主打专题、新现象，用快节奏打通线上和线下，吸引“新世代”的消费者。在继续弱化传统专场分类的基础上，推出多个小型特色专题，走小而精的体量的路线，打造不设类别的综合性拍卖。

崔漫：您对“艺术和金融融合发展”有怎样的建议？

甘学军：研究金融和艺术怎样去对话是非常重要的，还是那句话，要把艺术的人文性和金融的普惠性结合起来。作为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推介人应该更客观地考虑问题，从社会生态、金融生态来考虑我们的运作方式和运作理念，而金融人也是应该有更多文化和人文的表达。可以设置类似“艺术品金融”这样的部门，对中国艺术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结合探索出自己的路子。作为艺术品市场来讲，我们应该紧紧地跟当代创作产生呼应，应该时刻关注当代创作的价值发现和价值认定。（文/崔漫）



拍卖现场

纵笔青崖认故山

李一，1957年生于山东曲阜。历任《美术观察》副主编、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等。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化和旅游部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中国美术奖评审委员，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审委员，中央文史馆书画院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征集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委员，《美术》杂志编委，《中国书法》杂志编委，江苏省美术馆学术顾问等。主要著述有《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中西美术批评比较》、《新中国书法六十年》（合著）、《隋唐四记》、《开元集》等。



久有写山的梦想，2017年4月19日，梦想在山东曲阜石门山得以实现。

石门山位于曲阜市城北25公里，山清水秀，花木长荣，树苍石古，人稀景幽。山虽不高，海拔仅数百米，但却是一座文化名山。两千多年前，孔子在此传《易》；一千多年前，“竹溪六逸”张叔明在此隐居，李白、杜甫两度来此会友吟诗；三百多年前，孔子六十四代孙、伟大的剧作家、写出千古名剧《桃花扇》的孔尚任在此读书吟诗多年。石门山也是我的故山，我出生于曲阜阙里，少时曾与同学数次结伴攀登。山中的含珠台、秋水亭、鹿游岭、濯缨泉、孤云草堂等景物，特别是山上大片的石晶石花岗岩摩崖给我留下了深深记忆。今年初春由京返乡再游石门山，在孤云草堂吟读孔尚任歌咏石门山的诗作，随即以原韵追和一首。孔尚任的原诗如下：

《冒雨过石门山后横岭口转寺前》
山头山尾拖翠长，吟鞭摇曳路苍苍。
不成村舍三家住，稍有田庐半段荒。
铺地云容如海市，遮天峰势似边墙。
溪回岭转无穷处，直到门前见夕阳。

我步先贤之韵追和：
《东塘先生旧有冒雨过石门山后由横岭口转寺前一律偶经其处因追和之》

溪转前峰静日长，翠微层叠接穹苍。
圣师传道遗弥大，词匠联游迹半荒。
孤壁摩云开洞户，野藤络石护残墙。
出山泉水清犹昔，何必采薇念首阳。
一起春游的老同学和曲阜市有关领导从文化传承角度着眼，提议将追和诗写刻在石门山摩崖，并把开工的时间定于4月19日。

是日晨起沐浴后，与老同学表秀民、内子江继兰、内弟江继良，老学生韦良成、孔昭君、孙宏庆及刻工刘师傅等至山前焚香敬拜。拜毕，提斗笔，系长绳，攀摩崖，上下移动，放笔直书。天然石壁高低不平、起伏凹凸，写时须左手牵绳，右手握笔，两脚前后左右挪动，头或低或举，臂或弯或直，腰或躬或挺，人半悬空中，上为蓝天白云，下为涧户深渊，与平时在室内案头纸上书写大不一样。可以说写山难度大，收获也大。我岁至花甲，有幸于文化名山写摩崖，于书法开始野战，难得之良机也！野战颇辛苦，也颇快乐。攀登于崇山峻岭，挥笔于悬崖峭壁，与天地对话，与自然融为一体，创造环境艺

术，其中有真乐焉！

写至午后，上空忽降温润春雨，须臾而止，细雨点打在摩崖上，更增加了书写的兴致。雨后复斜阳，故山阵阵苍。经过洗礼的石门山，流水更潺潺，空气更新鲜，藤花腥香气更浓，含珠台景色更幽，夕阳下的寺院老墙更有韵味，玉涵峰顶的晚霞更加迷人。此时此境，又引起了我的诗兴，吟出《书摩崖字于石门山壁间骤逢山雨须臾而止，纪以小赋二首》：

归来白发与苍颜，
纵笔青崖认故山。
回首孤云衔落日，
绝怜春雨洗烟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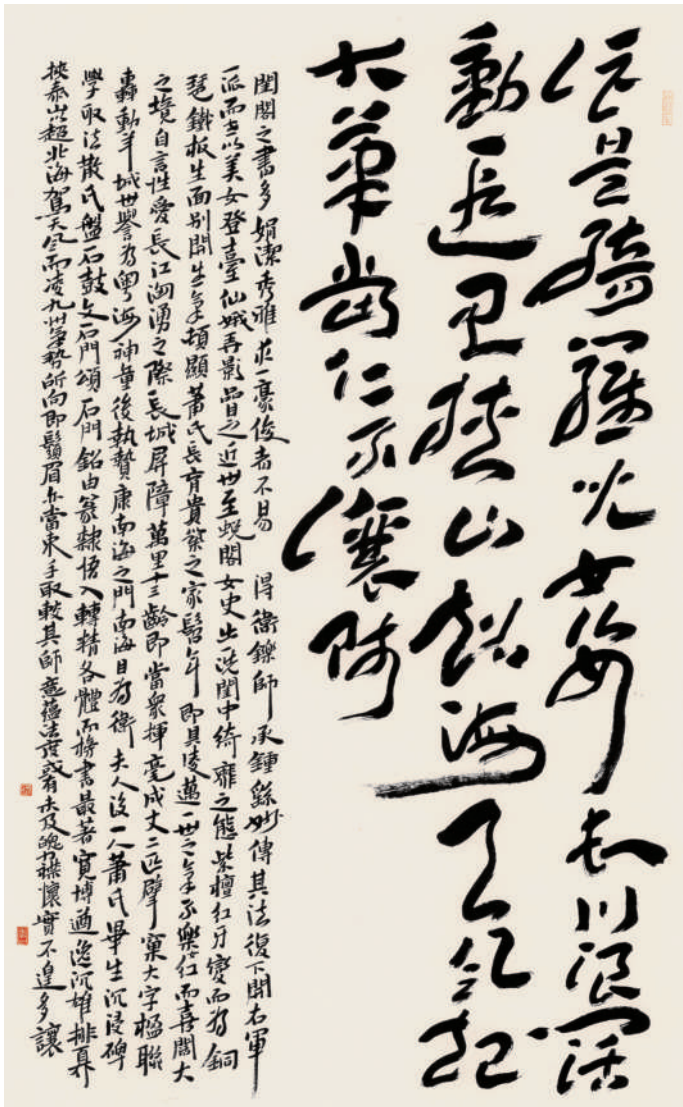
雨霁林柯雀往返，
新花满山水潺湲。
华年心事浑如梦，
共仰危峰绝顶攀。

晚6时许，传拓专家高先生赶至现场。高先生曾主持过邹城四山摩崖的传拓，对摩崖石刻有深入研究，他对如何凿刻提出了要求。

晚7时与众友在山间小店共进晚餐。餐后散步于山间小路，颇幽静，闻蛙声一片。

夜宿石门山，睡前书“石门山游客中心”牌匾，读《孔尚任诗文集》。

曲阜石门山摩崖刻诗是一系统工程，先写后刻再拓，共书刻大字章草九十余字，每字字径长约1米。自2017年4月19日开工，历时六十天，完成书写、凿刻、传拓全部工序。这又是一个集体创作工程，先后有数十人参与。我的一些老同学、老学生和亲朋故交都多次前往鼎力相助。曲阜电视台、济宁电视台、济宁日报的媒体朋友跟踪拍摄报道，留下了许多图文资料。这样的集体创作工程，非个体的案头纸上创作所能比，需要先进行实地考察和整体环境设计，然后书写、凿刻和传拓。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诸要素，需要体力和胆量。更重要的是，既要有文化传承的意义，又要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尝试。吾生前幸，有此良机并顺利完成此集体创作工程，衷心感谢曲阜市政府、石门山镇政府、石门山管委会，衷心感谢参与考察设计和凿刻传拓的友友，更要感谢苍天大地圣山的厚爱。（文/李一）



李一草书自作诗 180cm x 97cm 纸本 2013年

品鉴田黎明没骨人物画的人性光辉



田黎明，1955年生于北京，安徽合肥人。1989年考取卢沉教授研究生，199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学会会长，中国画艺委会主任。出版有《田黎明画集》《田黎明专集》《当代新文人画大系·田黎明画集》等。

田黎明独出心裁的没骨人物画广受关注并引发广泛争鸣，因提炼出了属于一个时代的祥和与镇定，加之具有强大的视觉表现力和心灵穿透力，他的艺术成就逐渐成为国内外备受关注的焦点与热点话题。毋庸置疑，人性是一切人文艺术中最应该认真对性的表现对象，因为人性本身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无疑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建设力，乃至引领力，因此人性需要不断进化与完善。

正因如此，文学艺术千年以降皆以人性为终极表现对象，且随着时间推

移，因小说艺术最适合刻画人物形象及人性深度，小说的影响力数百年来长期居于文坛核心地位，广受世界各国推崇。无独有偶，绘画艺术同样对表现人性世界情有独钟，也许也是出于同样的见解，在绘画艺术的不同画种中，利于彰显丰富人性的人物画显然最受关注，而且画坛也把人物画的成就摆在最高位置，学术界亦把人物画的表现置于核心地位给予研究和推动。这不能不说，人物画的影响与其表现对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迄今为止，田黎明先生笔下所描绘的人物形象从表现题材上看大致可归结为如下几大系列：

其一是都市文化系列。该系列充满了清新蓬勃的生命意识，乃传统人文与时代语境完美融合的产物，亦有中西合璧的泛人文创造印迹。其二是乡村人物系列。此系列满载纯朴自然的气息和意味，是传统笔墨与古老哲学在当代境遇中的创造性发展和领悟，是人类返璞归真意识的当代诉求。其三是水墨人物肖像系列。这个系列始终以大开大合的表现手法，精准表现一些社会热点人物风采及具备典型意义的古今人物形象，此为艺术之眼和人

类灵魂的跨时空对视与相融。其四是包括童年题材在内的回忆系列，借独到的笔墨技法深情表现了人类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怀念和追想。其五是高士系列。这一系列既可视画家自身风骨情怀的直观外化，也可看作画者乐于与古圣先贤之高洁灵魂的跨时空对话……也许田黎明先生的绘画系列尚可衍生出许多类别，但无不经由其独创的



田黎明 秋 70cm×46cm 纸本设色 2010年

“融染法”“围墨法”“连体法”等高难度技法予以深层表现，而且大多彰显“人与自然”同体共悲的深切人文关怀，甚至生出超然物外、怡然自得的精神境界，显示出画品难能的哲学品格和对不偏不倚终极画道的无上追求。可以说，田黎明先生深蕴自然之道的艺术创造就是一幅幅“心灵与万物”共谐美的灵魂画卷，是民族审美体悟、艺术审美表达和人类善念导引的完美融合与发展，非是“新文人画”，而是一以贯之秉持中国文人画精神在当代历史进程中的全新表达。恰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田黎明先生似乎意在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贯通合一，试图将水墨表现“实验”艺术不断推向真正合乎天地运行大道的正道上来。

与艺术领域的人性境界互为辉映的是，生活中的田黎明的品行亦堪称卓越，人艺合一，在人前人后均有良好口碑，可谓当代画家中始终贯彻传统“慎独”思想的代表形象之一。其中有个生活细节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有次，田黎明先生受邀参观一位山水画家的个人学术成果展，他如是中肯地赞誉道：“对于已取得一定成就的画家而言，想要再往前迈出半步谈何容易！可我看，这场展览完全做到了，从我个人的观感来说视觉颇感震撼，纵横捭阖，气象万千，便知画者已朝前足足迈出了一大步。”一般而言，有成就的大画家在评价同行的艺术成就时往往谨言慎行，欲言又止，但田黎明却敢于吐露真言，率性而为，表现出了博大的襟怀和直言不讳的勇气，凸显出其人格魅力与艺术洞见，其人性光辉可谓从宣纸聚力照向了生活的宽广疆域。（文/刘远江）